

## 香花三绝

□南西

玉兰  
一瓣

初夏,外出办事,在地铁口遇到一位卖白兰花的阿婆。阿婆穿着布衫,坐在小马扎上,面前摆着一只竹篮,篮子上铺着蓝印花布,上面整整齐齐放着白兰花坠子,和茉莉花做成的手串。

幽香的味道一秒带我回到了从前,耳畔仿佛响起一声又一声的“梔子花,白兰花,五分洋细买一朵”。这句吴侬软语的叫卖声,曾是多少老上海人的回忆,萦绕在悠长的弄堂里久久不散。

梔子花、白兰花、茉莉花,我喜欢初夏季节的这些花朵,她们洁白如雪,清新脱俗,是花族中“格”高的花朵。

记得年轻时,每到初夏,晚饭后,我常与父亲一起去家附近的街心公园散步。公园里种植了不少梔子花,油亮的绿叶托举起大且白的花朵,阵阵扑鼻的香气袭人而来。梔子花香味浓郁,汪曾祺曾说在他的家乡,梔子花有个外号叫“碰鼻子香”,这个形容真是又直接又生动。比较而言,日本俳人正冈子规,对梔子花的描写则显得略为含蓄了。“何处暗香来?朦胧夜色朦胧月,梔子花盛开。”日式俳句并不讲究严谨的格律,但非常讲究意境之美,好的俳句能营造出意味未尽的画面感,梔子花开的夏夜就变得格外诗意盎然。有时候,走着走着想到诗句“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”,我就偷偷摘下一朵行将掉落的垂头梔子,拿在手中,和父亲一边散步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家常。回到家里,把梔子花插到水瓶当中,屋子立刻就香喷喷的了。梔子萦绕的香气是那些年初夏的味道,也是记忆中父亲的味道。如今想来,多么令我忧伤而怀念,就像那声婉转的弄堂叫卖声,四处再也听不到了,父亲已经永别我十年。

与梔子花之明亮相比,白兰花是优雅而文静的。漂亮的梔子、清新的白兰,外向的梔子、内向的白兰,我总在心里这样比对她。年轻那会儿,香水还属奢侈品,夏天挂一枚秀气秀气的白兰花就是最天然的香氛。细细长长的两朵白兰,用一根细铅丝串着,挂在胸前的纽扣上,走在绿树下,“轻罗小扇白兰花,纤腰玉带舞天纱”,恍觉自己变得宛宛孌孌,走路也飘了起来。那时候很迷张爱玲,看她的文字流出对旗袍的一往情深,于是把姐姐送我的一块扎染花布,拿去叫裁缝做了条斜襟旗袍。夏天穿着,把白兰花别在斜襟处,升起一股美女如斯的自恋感。彼时男友刚大学毕业,荷包不鼓,但聪明如他懂得投我所好,常买白兰花送我,幽香的花朵里藏满浪漫的情怀,那是一种贫穷的浪漫。如今,只要我在街上遇见卖白兰花的阿婆,还是会像往常一样买一两只白兰花坠子,挂在扣子上,立时充满娉婷的女人味,勾起对青葱岁月的无限怀想。

初夏的花里头,最小小巧巧的,该属茉莉花吧。江南人很喜欢听一首民歌《茉莉花》:“好一朵茉莉花/好一朵茉莉花/满园花开,香也香不过它……”还有一首名叫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》: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/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/芬芳美丽满枝丫/又香又白人人夸/让我来将你摘下/送给别人家/茉莉花呀茉莉花……”普契尼吸收了一些中国故事写成了歌剧《图兰朵》,里面就用了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》,作为图兰朵公主的音乐主题,多次重复,渲染出了东方风情。这些年的夏天,我常在上班路上看到一些卖茉莉花的小摊位,一把五元。买一把带进办公室,插在小玻璃瓶中,一簇一簇的花骨朵儿,像幼儿园里的一群小孩子,惹人好生怜爱。微风吹来,幽香暗送,工作的心情就秒变舒坦,好似刚刚做了一场SPA,浑身透着轻松,茉莉花成了这个季节我最挚爱的工作伴侣。也爱卖花阿婆手工做的茉莉花手串,难得遇到,都会买一串戴在左手腕上。“天赋仙姿,玉骨冰肌。向炎威,独逞芳菲”,闻香识女人,我哪还需要什么香水呢?

梔子花、白兰花、茉莉花,被江南人雅称为“香花三绝”。丝丝缕缕的芳香,温馨浪漫,缠绵心头。告别姹紫嫣红的春天,迎来绿意葳蕤的夏天,为这出挑的“香花三绝”,我如此迷恋初夏。

## 风吹麦浪

□毛文文

紫琅  
诗会

风吹麦浪,等天晴了  
你再去看看

所有的麦子都可以收割了  
麦叶已退化成麦芒

这才是我想给你看的。看什么呢  
每一叶麦芒都是金色的针形

你离开以后

我就怕这成熟的时刻  
逃不出心田上你给我的

那无数的芒刺

云山如画  
孟登临

## 黄瓜园野趣

□张六逸

学校体育场往西走,有条小巷子,台阶冗长,拐角繁复,甚至略有山城重庆的地势之感。住在此处的学生对小巷子很熟悉,我四年里却只去过两次。巷子里除了居民楼,多是艺考培训机构与宾馆,现在许多机构都尽量设置得离学校近些,以便让学生更好地受到艺术文化的熏陶。

巷子周围极有野趣。操场西面有一排葱郁疯长的枇杷树与之相连。每到暮春,枇杷就结了满树,从网格栅栏中露出诱人的黄色。这时,就是人与鸟相争之际了。低一些的枇杷被往来的学生伸手摘了,即采即食,高一些的都成了鸟儿的美食,故而树下总能看到随手扔下的散落的皮与核,以及鸟儿吃剩的腐烂的枇杷残骸。除了巷子此处,宿舍楼下也有一棵枇杷树,有时,学生们为了抢在鸟前先把熟透的枇杷据为己有,直接拿上棍子与竹篮,相互打配合,一人敲击树枝,一人在树下捡拾果子,拾得满满一篮赠予友人。

古林公园里植物更多,冬日可看梅,春日赏牡丹,比景点要美上许多。园内有一片野生竹林。好友曾与我讲,某个春日雨后,她带一群人相约偷偷潜入竹林,采集疯长的春笋,又去菜市场买猪肉,做了一盘竹笋烧肉,野生的竹笋鲜嫩多汁,比肉还受欢迎,大家抢食一空。可惜未过许久,公园管理员发现了这群盗笋贼,用栅栏封锁住竹林,还贴上“违者罚款200元”的牌子加以震慑。盗笋贼们不敢再犯,我也只能兀自羡慕,无法效仿这等风雅之事。

校园里的动物也极有灵性。疫情期间,空寂无人的学校完全成了动物们的乐园。图书馆旁的孔雀可以走出笼子,在校园中悠闲踱步。百岁泉的养鸽人也直接放养起了大白鹅,大鹅每日都要与白鸽在泉边争食。我从前听父母说过农村里大鹅追着陌生人猛啄的糗事,忧愁黄瓜园中的人

## 月白

□墨牛

姨婆已经去世多年,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,在脑海中浮现的,都是一片月白色。因为姨婆总是喜欢穿月白色的衣裳。所谓月白,其实是一种浅浅的蓝,是白色在月下所呈现的独特、洁净的色彩。

小时候,并不知道这种颜色叫月白。后来大了,读到鲁迅在《祝福》中描写的祥林嫂:“她不是鲁镇人……头上扎着白头绳,乌裙,蓝夹袄,月白背心,年纪大约二十六七。”又读到《红楼梦》第六十八回描写:“凤姐方下了车进来,二姐一看,只见头上都是素白银器,身上月白缎子袄,青缎子掐银线的褂子,白绫素裙。”可见,这样一种诗意、清新、脱俗的色彩,无论古今都是生活

与鹅该如何相处,养鸽人果然也考虑到了这点,等我们回校后,大鹅就不能随意出现了。白日里上下课人多的时候,大鹅只能回避三舍,偶尔才会被放出透气。我们虽不常见到大鹅的身影,却能听见清晨影院学生的练声中频繁夹杂着大鹅的啼鸣。它似乎也想加入练声的行列,但引吭高歌一番,只能发出嘶哑的扰人清梦的叫声,也许作曲系的同学可以获取灵感,作出大鹅协奏曲。人与鹅就这样隔空相处了一段时间。某日,大鹅优哉游哉在百岁泉边散步,后勤人员发现后一把揪住它的翅膀,大鹅挣扎着试图逃离,却终究无能为力,被带回小窝关上了禁闭。于是朋友圈里开始疯传大鹅落败的视频,配文道,不听话的鹅会被捉到食堂做成铁锅炖大鹅。当然,说归说,我们还是舍不得真把它炖了。再后来,就见不到它的身影了,也许还被圈养着,也许已经离开黄瓜园了。

白鸽几乎能算是黄瓜园最惬意的动物,有人照顾,不愁吃住,一只只体型丰腴、肚皮浑圆,走路都在打晃,飞也飞不高。但也有坏处,它们没有一丝危机意识,往往人都走到跟前了,也不飞,只是一摆一摆地挪开,因而,有时不减速的汽车便会撵到鸽子。我曾见过鸽子惨死路中的血腥惨状,也曾目睹白鸽死里逃生的场景。后来,学校在百岁泉附近设置了许多蓝色指示牌,画着一群白鸽,提醒来往车辆缓行避让。但指示牌只能提醒人,鸽子们却有其他天敌。

与鸽子同样享受优待的是猫,野猫们却明显不满足于同学们的投喂,它们抓捕猎物的天性潜伏在基因中。一次,我经过美术馆,看见常在美院出没的小黑猫机警地伏在台阶下,在阶梯的顶端,是几只落单的白鸽。小黑猫的四爪为白色,书法系的朋友们为其起名“踏雪”。踏雪尽可能地降低身形,它竖起耳朵静待片刻,确定鸽子只沉浸于觅食后,缓缓地动身上了一个台阶。踏雪的目标很明确,是那

中日常应用的。姨婆的月白色衣裳也当是普通农妇的平常衣着。

姨婆家就靠着我们家,仅是隔着一条河沟。我时常看见姨婆穿一件月白色斜襟棉布上衣,腰间系一条藏青色劳动布短围裙,蹲在河边淘米洗菜。或是坐在小板凳上,在屋门口洗衣裳,搓衣板撑在胸肋骨下,月白色衣袖挽起两道,露出的臂膀白嫩细润。

姨婆家屋后有两棵梨树。在曾经还是孩童的我的眼里,立在树下仰望,树是高大的,而满满装在心里的是一树褐色的水梨。姨婆会笑咪咪地摘下一篮子梨,放在灶屋间的四方桌上。她从水缸里舀上两大勺清水,倒在搪瓷面盆里。“喏,自己拿两只洗洗

只离它最近又背对着它的小白鸽。但踏雪显然有些经验不足,它正在迟疑,就是这一停顿让小白鸽发现了临近身边的危险,两者几乎在同一时刻有了动作,白鸽张开翅膀往天空斜斜飞去,踏雪从台阶后蹿出,后腿蹬起,凌空一跃,扑向白鸽,可惜只抓下了几片羽毛荡在空中。踏雪捕食的过程很短,围观的学生在一阵惊呼后,终于松了口气。

就在此事发生后没过几天,一位老师拍下了猫捕食白鸽的另一幕。视频中的橘猫比踏雪丰满不少,它老成许多,没有多余动作,飞身上前,白鸽毫无招架之力,甚至没能逃离多远,就被橘猫一口咬到脖颈。橘猫叼到猎物,一点不做停留,转身潇洒跑向树丛深处,把玩它的猎物。

校园里也有不常见的动物。某日傍晚,我与朋友绕操场漫步,忽见栅栏外闪过一道红棕色的影子,朋友惊呼,是黄鼠狼。我将信将疑,轻上台阶想从远处细观。小东西很聪明,潜伏在汽车下,小爪子蹬地,身体匍匐,伺机准备出逃,下一秒,它抓住时机,一闪而过,又躲到相邻的车底。这下,我终于看清了它的全貌,体型与猫相当,头颈细长,耳朵圆而短,身姿流畅,尾巴细长,毛蓬松坚挺。我未见过黄鼠狼,上网搜索照片,竟果真是它。我们上前一步,小黄鼠狼又蹿开半米,它移动的速度很快,却能留下数秒在空隙中观察敌情,没多久就钻进小巷子深处,消失不见了。

我在黄瓜园里学习已过四载,总能遇到新的趣事。黄瓜园里常有天真的生命诞生,叫人怜爱,当然有时也会有不幸发生,黄瓜园就是一个自然的生物圈,和谐却又有自己的法则。前段日子,朱赢椿做客阅约大讲堂,讲述自己“师造化”的故事,言出国参加论坛时,诸位大师皆毕业于世界高级学府,他只称自己毕业于自然大学。黄瓜园也可算是一所自然中的大学了,这里艺术与自然交织,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老师,也是创作灵感的直接来源。

吃吧。”

洗了梨子,我蹲在姨婆身旁,边吃边看她洗衣裳。姨婆甩手上的肥皂水,撸起两条裤脚管,露出膝盖。“来来,看癞蛤蟆跳哉——”她把两条腿在洗衣盆两侧向前伸出去,然后用一股劲,牵扯腿部的筋络有节律地上下抽搐,只见姨婆的膝盖骨活脱脱像两只跃动的蛤蟆……

梨子丰沛的汁水在我嘴里还未来得及咽下,因为突如其来地笑,我会把自己呛得咳出眼泪。姨婆也跟着欢快地笑、欢快地咳。

这是姨婆和我之间的游戏。她总是用“癞蛤蟆”逗我,也让自己快乐。日子在甘苦交织中就慢慢过去了。

心窗  
片羽万家  
灯火